

甄供文字案

甄供编著



甄供

PDG

甄洪文字案



書 名：甄供文字案

編 著：甄供

封面題字：賴全合

出 版：曾任道

Chern Jern Tow

19C, Lorong Meranti, Off Jalan
Kenanga, 55200 Kuala Lumpur.

印 刷：益新印務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69211.

版 次：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價：M\$6.00



作者简介

甄供，另署纪铮、迺钧、贝一等，原名曾任道。曾任职星洲日报24年，主编该报《文艺春秋》14年（8-10-1975——5-5-1989）。该刊曾对马华文学发展，特别是继承和发展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获得文艺界的好评。他的杂文作品，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先生与当代名家都给予佳评和鼓励。

他现任董总出版局编辑主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出版主任，主编该会刊物《写作人》季刊。

作者已出版的著作：

1. 《里程集》(杂文集)
2. 《春泥集》(杂文集)
3. 《麒麟刺》(杂文集)
4. 《叶的事业》(杂文／散文集)
5. 《蒜苔赋》(杂文集)

附录



要有八部天龙精神

■ 甄供

己巳年一过，年轮转入庚午，按照十二生肖的说法，今年是马年了。新春话生肖，是年人们的谈资，不足为怪。但是，看今年人们的谈马，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这就反映出社会心态：一是追求幸福，传承了慈惠民俗；二是追求幸

福,对未来的事物的前途寄予小小的希望。蛇去马来,世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复苏,国际政治由对抗趋向缓和,自由民主思潮日益澎湃,国内情势也趋向好的方面发展。因此,人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像马一样的近步,发展一种理想愿望的素质。

於是，有人把马影形容是神武、吉祥、进步和美好的象征，说它是神功力士可亲、勤勤恳恳、力能充溢、冲功于足、强壮拼搏、聪明机智、如此等等。生意人的头脑转得更快，早就以纯银铸金像、银嵌宝、石嵌画的工艺品，叫做“发财金马”，说是金马一到，财源滚滚便发而来，好运即来，福临门了！便发家致富当然是有福的，但会不会走“发财金马”，不然“金马”是不会走进府里去的，书画家也不能免俗，应景而作，纷纷画马和画马了；你写画，书法家余霁亭还写马字有日本神笔，准备着人把该马字写马图，因经济发达，就有人把该国国肖的企业家名字列出来，以证明马年兴旺，“冲功

在这一片议马声中，《西游记》里那匹白龙马，却是引起人们的青

这也难怪，白龙马在《西游记》里不过是唐僧的脚力，“驮负圣僧来西”，“驮负圣僧去东”，它既无降龙伏虎的手段，又缺乏翻江搅海的神通，所以是一个小小的“角色”。吴承恩在叙写时，或以“唐僧四众”来概括，或称猪八戒为“八戒”，如“八戒……八戒着，住持僧挖去的。”

如果说唐僧「挑樵远步三千水，飞锡长行万里崖」，是由于他的毅力和孙悟空等三徒护卫有功而有所致之的话，那么，这功绩之中，就有白龙

在来紫心国的时候，孙悟空就悟到“乌金丸”的妙处。他立刻制成一个加升大龙天的号数，但是在大罗神仙之职；而白龙马呢，虽然也是个有八部天龙”的号数，可是，他却无中无有，跃进赤居地里，退去毛发，换了头角，便盘绕在山门的擎天华柱上，不像八戒那样，因为品级太低而出丑。他们都说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比使者？」

[illegible]

马在默默无言之中贡献出的努力。不是平衡之
不甘平凡的白龙马，不是平衡之
它是西海龙王，因犯天条，被逐
角退隐，躲到蛇盘山鹰愁崖里，就这
站。后来，喂了唐僧的白马，它就被
菩萨勒令化作毛片相同的原马。「龙
子归化马形」，从此，它登山越岭，
涉水穿林，充当着一个平平凡凡的角
色了。

[illegible]

5-3-1990 南洋商报《作协文艺》

敬爱的读者，这就是甄供发表在本报「作协文艺」的大作，试问有何差错？是否应当面对纪律处分？请评理吧！

己巳年一过，年轮转入庚午，按照十二生肖的说法，今年是马年了。

新春话生肖，是年俗的使然，不足为怪。但是，看今年人们的谈马，似乎比往年来得热烈一些，这就反映出人们的二重性社会心理：一是趋利避害，传承了禁忌民俗；二是追求幸福，对未来事物的前途寄予小小的希冀。蛇去马来，世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复苏，国际政治由对抗趋向缓和，自由民主思潮日益澎湃，国内情势也趋向好的方面发展。因此，人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像马一样的跃步，这是一种善良愿望的表露。

於是，有人把马形容是神武、吉祥、进步和美好的象征，说它是和蔼可亲、勤奋进取、活力充沛、冲劲十足、强壮刚毅、聪明机智，如此等等。于是人的头脑转得更快，早就以纯银镀金镶嵌宝石做成

自甘平凡的白龙马，不是平庸之輩，它是西海飞龙，因犯天条，被锯角退鳞，贬到蛇盘山鹰愁涧里靠边站。后来咽吞了唐僧的白马，它就被菩萨勒令变作毛片相同的原马。「龙子归真化马形」，从此，它登山越岭，跋涉崎岖，充当着一个平平凡凡的角色了。

平凡中又显得不平凡，是白龙马性格中的特点。它自化马之后，真的是默默地实干，不争功取宠，也不夸夸而谈。但是，当紧急的时刻，或者是西行队伍溃不成军的时候，它就会挺身而出，或者提供意见，正如八戒所言：「你但说话，必有大不祥之事」。譬如孙悟空被唐僧逐出取经行列之后，路经宝象国，在对抗黄袍怪时，八戒思想动摇，临阵退缩，遂使沙僧被擒。於是，这妖魔便幻做一个俊俏的丈人，入朝与皇帝攀亲，把唐僧变作斑斓猛虎，囚禁在铁笼里。时穷势

要有八部天龙精神

。甄供。

马的工艺品，叫做「献财金马」，说是金马一到，财源便滚滚而来，好运翻至，福临临门了。想发财之輩当然是有福的了，但要懂得「献财」，不然「金马」是不会走进府里去的。书画家也不能免俗，应景添趣，纷纷说马和画马了。你看，书法家金雪曼还考证马字有百种写法，准备着手撰写百马图。日本经济发达，就有人把该国百马的企业家罗列出来，以证明马年兴旺，「冲劲十足，杰出者众」。

在这一片议马声中，〈西游记〉里那匹白龙马，却是引不起人们的青睐。

这也难怪，白龙马在〈西游记〉里不过是唐僧的脚力，「驮负圣经来西」，「驮负圣经去东」，如此而已。在西行取经的队伍里，它既无降龙伏虎的手段，又缺乏翻江搅海的神通，所以是一个微小的角色。作者吴承恩在叙写时，或以「唐僧四众」来概括，或轻描淡写地记述一下，如「……八戒挑担，沙僧挑马」，不细心的读者，往往会忽略过去的。

如果说唐僧「挑禅远步三千里，飞锡长行万里崖」，是由于他的毅力和孙悟空等三徒护卫有功而有所致的话，那么，这功德之中，就有白龙马在默默无闻之中贡献出的劳力。

危急节操，好一匹白龙马，挺身而出，与妖作殊死斗，虽然败阵负伤，但它意志不衰，还设法重组队伍，使师徒一心同体，除妖灭怪。还有，在朱紫国的时候，孙悟空研制「乌金丸」，需要马尿半瓮，它就毫不犹豫地照办了，让大师兄赢得「神医」的称号。

灵山封赐，唐僧师徒个个加升大职，而白龙马呢，虽然它拥有「八部天龙」的封号，但是在太罗神仙之中，它不过是忝居末席。可是，它却无怨言，跃进化龙池里，褪去毛皮，换了头角，便盘绕在山门的擎天华表柱上，不像八戒那样，因为品级太低而口出怨言：「他们都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

马年说马，目下还议论纷纷。我想，人间需要有超光超影、气挟山河的千里马，更需要有「万马奔腾」的局面，否则「一马当先」，不过是踽踽而行而已。我想，在马年中或者往后的日子里，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必然会削尖尖颅，或假扮伯乐，四处招摇，或伪装成千里马，扬蹄作状，捞取名利的吧。但是，正直的人们在拆穿这鬼域把戏之余，在没有真正千里马现身之前，理应大力发扬八部天龙精神，认定目标，甘作人梯，不卑不亢，去踏破万里关山。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九日 南洋商报 第五版

作家甄供因撰文被迫離職 作協促星洲日報尊重人權

(吉隆坡十八日訊)

大馬路文作協會秘書長甄供，因撰文「作家與社會」，被星洲日報解僱。甄供表示，他已於三月五日在星洲日報社辭職，並已離開星洲。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擔任多個職務，包括秘書長、副秘書長等。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

劉鑑銓兩度 拒見作協代表

作協代表劉鑑銓，因撰文「作家與社會」，被星洲日報解僱。劉鑑銓表示，他已於三月五日在星洲日報社辭職，並已離開星洲。劉鑑銓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擔任多個職務，包括秘書長、副秘書長等。劉鑑銓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劉鑑銓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劉鑑銓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

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

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

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

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

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甄供在星洲日報社工作期間，曾多次向報社提出建議，但均未被採納。

(吉隆坡十八日訊)大馬華文作家協會今日發表文告。抨擊星洲日報開除該會會員甄供(曾任道)行動。

甄供是該會會員，該會曾將甄供的一篇文章刊登於南洋商報，星洲日報認為，甄供既然是星洲日報僱員，却在南洋商報投稿，抵觸公司利益，因而限甄供於三天內提出不應受紀律處分理由。

由於甄供的該篇文章是由作協拿到商報刊登的，因此，作協針對這事件發表文告如下：

大馬華文作家協會發表聲明，寫作人在國家憲法精神下，有權對國家社會多種課題發表意見，只要言論本身不觸犯法令，不涉及人身攻擊。

大馬華文作家協會是對本會研究主任甄供(曾任道)君針對他於一九九〇年三月五日在南洋商報「作協文藝」第二期發表一篇題為「要有八部天龍精神」的文章所引起的問題向本會投訴而發表聲明。

據甄供君指出，其服務機構(星洲日報)以該文「抵觸公司利益」為由，限期三天解釋為何不感受紀律處分。甄供君提出三點解釋：

(一)其在南洋商報發表作品純屬業餘文學創作活動，與公司無關。

(二)該文在「作協文藝」發表，乃履行作為該會會員之義務，合情合理。

(吉隆坡十八日訊)星洲日報總經理(人事及生產)顧振浩，今日針對大馬華文作家協會主席抨擊該報對付會員甄供事件，發表文告如下：

針對大馬華文作家協會主席孟沙君(即南洋商報編輯林明水)關於「寫作人在國家憲法精神下，有權對國家社會多種課題發表意見，只要言論本身不觸犯法令，不涉及人身攻擊」的聲明，本報表示絕對支持，因為這也是本報向來所貫徹的原則。

至於甄供君(即本報前資料室主任曾任道)的事件，本報在四月五日致給作協的覆信中已清楚交待，見信中一段如下：—

「本公司在接獲員工對曾任道先生(前本公司資料室主任)的投訴後，原定在三月十九日按法定程序召開內部審查會，以便當事人針對有關投訴進行申辯，惟曾君已先在三月十五日自動辭職，並未出席上述審查會，因此，本公司不便就此事與貴會討論，敬希見諒！」

守衛不能作主

孟沙君在文告中所引述的甄供與有關保安人員的談話，經查証與事實不符，根據廠規，保安人員(保安公司派出的僱員)若與任何訪客或本報職員發生爭執，保安人員不能擅自作決

文章刊商報打破飯碗 作協為甄供打抱不平

星洲日報認為主僱事務無須宣揚

因彼以甄供為筆名，從事文藝創作，目的在於發揚華文學及提高華社的精神面貌，非但未抵觸公司利益，且亦符合該報社長歷年來的主張。

解釋未被接納

甄供君之解釋未被公司接納，而令于三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暫時半薪停職。他投訴說：「公司通知本人到人事部領取該信時，連同保安人員在場監視。本人簽收後，隨即被保安人員押離報社，不准再踏入星洲日報的場地。」

本會基於維護會員利益的宗旨，對甄供君的遭遇表示深切的關注和同情。特于三月卅一日召開緊急理事會，通過派出三人代表團會見星洲日報總編輯劉鑑鈺，以了解真相，並表達本會對此事之深切關注。于四月二日去函該報，約于四月九日會晤，不獲接受。四月九日二度去函，仍被拒見，深表遺憾。本會遂于四月十四日召開第二次緊急理事會，一致議決聲明：在一個奉行民主、尊重人權的社會，報社應伸張正義，主持公道，廣開言路，鼓勵寫作人發表建設性言論，服務社會。本會也希望有關報社珍惜長期以來與作家建立起來的互重互惠的優良傳統，以開明的態度對待作家，避免侵犯彼等的創作自由。

定，須向人事部門請示；而本報人事部門迄今未接到保安人員投報有關事件。

就作協派代表團會見總編輯的事情，本公司也已在四月十二日致孟沙君的信中作出明確的答覆如下：

「貴會兩次來信所提及的事件，純屬本公司與經已自動辭職的僱員之間的兩造事務，既蒙垂詢，本公司出於對貴會的尊重，已於前信中據實答覆，當事人過後亦未與本公司進行任何接觸。」

為免這原屬單純、平常的公司內部人事問題複雜化，以致節外生枝起見，本公司今後概不與外界談論此事。

貴會自定於四月十二日下午三時派代表來本公司會談此事之舉，於法於理，均無必要。

孟沙君在致給本報的信中，指定這純屬公司與僱員之間的事件須由總編輯處理，而不是按常理由人事處處理，箇中緣由，實令人費解！

至于作協緊急理事會議決聲明：「在一個奉行民主、尊重人權的社會，報社應伸張正義，主持公道，廣開言路，鼓勵寫作人發表建設性言論，服務社會。本會也希望有關報社珍惜長期以來與作家建立起來的互重互惠的優良傳統，以開明的態度對待作家，避免侵犯彼等的創作自由」，本報認為，這跟本公司與曾任道君自動辭職的事情，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 马华文学界一致声讨星洲日报 •

〔吉隆坡十九日讯〕马华文学界都异口同声认为，星洲日报因其雇员提供在南洋商报发表一篇文稿而采取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

他们表示，文学界自由界限的，而在其限制方面，星洲日报雇员提供文稿，而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他们也认为，个人有创作及发表其创作自由，不把工作当成一花，而应视为其创作的自由。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作协主席〕 蔡健智医生 说：「如果征伐是因为有关雇员在星洲日报提供文稿，而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文学应该是没有界限之分，的。南洋商报也应有其界限之分。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马华文艺研究协会会长〕 张发 说：「为了其属马华文学，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马华文艺研究协会会长〕 张发 说：「为了其属马华文学，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马华文艺研究协会会长〕 张发 说：「为了其属马华文学，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方北方：文学史上破天荒“不寻常”事。

张发：不能扼杀作者创作自由。

蔡健智：馆方不应该这么做……。

驼铃：一宗昧着良心的倾轧事件。

端木虹：甄供事件是文学界悲剧……。

〔作协主席〕 蔡健智医生 说：「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马华文艺研究协会会长〕 张发 说：「为了其属马华文学，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马华文艺研究协会会长〕 张发 说：「为了其属马华文学，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马华文艺研究协会会长〕 张发 说：「为了其属马华文学，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马华文艺研究协会会长〕 张发 说：「为了其属马华文学，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马华文艺研究协会会长〕 张发 说：「为了其属马华文学，征伐行动对付，是不当。马华文学界是今天任何行业及职业，都应享有其创作的自由。」



● 安士林

詩人吳岸支持作協立場

馬來西亞著名詩人吳岸昨日致函予本報，表示全力支持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對甄供事件所持的嚴正立場。

有“拉讓江畔詩人”之譽的吳岸，除了表示支持作協的立場以外，還贈詩予甄供。茲將吳岸的來函和詩刊登如下：

南洋商報副總編輯先生：

甄供同志是當代馬華文壇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他以他的文章及文學副刊的編輯工作，為華社做出極大的貢獻。他服務報界24年，以任勞任怨，忠於職守見著文化界。此次他因在別家報紙的文學副刊發表文章而導致資方紀律行動對待，甚至遭保安人員無理對待，是極為不幸和令人震驚的事。

身為馬華文學界之一員，我認為我們應維護作家寫作及投稿的自由權利，而作家的尊嚴更不應受到損害。

我全力支持大馬華文作家協會在對待與處理此事件所持的嚴正立場與積極態度。

吳岸

1990年4月20日

●星洲日报虽然高喊「正义至上」，实际上却言行不一致。

●馆方没诚意解决问题……

●公众若愿捐助法律援助金，可交大马作协处理。

既然不准我上班，只有愤然辞职…

星洲日报言行不一

横蛮作风难以忍受

提出辞職，是為了抗議這種無理迫害。

（曾任道）：我憤然



（吉隆坡二十一日訊）为了一篇文稿而打破饭碗的前星洲日报资材室主任道今日形容星洲日报「正义至上」的口号，实际上却言行不一。

他说，他在上月十九日原本准备照常上班及出席馆方针委会，但是，当天上午却回到报馆时，而且命令保安人员阻挡工作，像动用武力以接受，怎样伸张正义。

所以，他只好愤而于上月十九日把去信交给工会负责人，期三月十五日的辞职信交给他，星洲日报管理层没有诚意要解决问题。

投稿不损馆方利益

他是今日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发表这样的谈话。

他说，目前，他的要求是时间公道，他说，他已经和律师研究，准备通过法律途径向星洲日报讨回公道。

至於公众人士如果愿意捐助法律援助金，他认为可交回大马作协处理，曾任道说，他以提供高名在外报投

稿，完全没有损害报馆利益。

他说，星洲日报未曾发布任何通告禁止雇员在外报投稿。

他指出，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他也曾经同样向提供的「风华」版投稿，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这次星洲日报以他在南洋投稿发表一篇名为「要有八那天

龙精神」文章，但是却无公司法解释怎样的损害公司利益，所以，曾任道相信公司管理层是借题发挥，对他展开迫害行动。

投訴作協合情合理

提及向作协投訴，曾任道认为是合情合理，因为他是全国性文学团体，除了发展及推动与华文学之文外，对作家的尊严和创作自由都必须维护。

他说，他是在星洲日报内部寻求解决

没有获得反应才向作协投訴。

至於他为何自行辞职，曾任道是认为星洲日报管理层不合理的作风，要表明反感。

五十三岁的曾任道是在星洲日报服务已二十四年，曾任主编「文艺春秋」版。他说，星洲日报管理层去年五月五日以他太老及太出名为理由，改由别人负责「文艺春秋」。

曾任道是在星洲日报，目前任职于星



大马作协主席孟沙向报界说明作协的立场。

作协报馆岂能混为一谈？

孟沙斥星洲胡扯

（吉隆坡廿一日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席孟沙今天说，星洲日报在报导甄供事件课题时，所谓的「南洋商报和孟沙君是二位一体，孟沙当然是以南洋商报利益为依归」，不仅歪曲事实，也是对他本人和作协理事的一项严重污蔑。

他强调：「我在南洋商报履行编辑工作时是林明水（孟沙原名），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时是孟沙，身为作协主席，我是向作协负责，而不是向南洋商报负责。」

「当我执行作协主席任务时，我的一切言行，完全和我的服务机构（南洋商报）没有丝毫关系。」

孟沙是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向报界发表谈话。

暂按兵不动

针对该会研究主任甄供（星洲日报前资料室主任曾任道）为了发表一篇文稿而受馆方处分，作协曾於四月十八日发表一声明。

孟沙指出，这则声明，是依据该会四月十四日紧急理事会议方案

行事，声明内容是经过多位理事商议，並谘询该会法律顾问意见写成，是一份代表作协而非孟沙的声明，不容歪曲。

作协为何在甄供事件发生整个月后，才发表声明？这是人们所感兴趣的。

孟沙说：「我们不愿意一开始就在报章发表文告，这样做对解决问题是没有帮助的，但我们伸出的友谊之手已被星洲日报漠视及拒绝，迫得我们要明文表态。」

他说，作协曾两度致函星洲日报总编辑刘鉴铨，希望通过会谈协商来解决这件事，但不被对方接受。

他补充，作协在发表有关声明后，暂时不会做出进一步行动。

有关作协一些会员发表与该会不同的意见，他说，该会目前正在搜集有关资料，后将交由理事会处理。

至於会不会采取纪律行动对付这些会员，他表示目前还不能答覆。

他解释，一个团体的成员，不可能一百巴仙支持同一论点，但是要符合民主程序，即大多数或六十巴仙以上会员通过，有关论点即将正式成为该会一致的立场。

询及一些相左的意见会不会造成作协分裂，孟沙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该会也不希望会发生这种事。

无论如何，他说：「来自不同背景的写作者，各有不同的观点，看法，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各有不同，这是正常的现象。」

维护会员福利

孟沙说，先要星洲日报自行检讨在处理这件事时所犯的错误，以协商精神解决问题，相信作协与该报日后不会处于紧张或对抗的形

势。

他说：「作协在报上发表声明，是为了维护会员的权利和福利发言，不是针对一家报馆，而是针对一件事情。」

「这件事，不应只是星洲与作协之间的事，反之，应视为整体写作者利益被侵犯的一件事，希望该报能明白这一点。」

(吉隆坡廿一日訊) 星洲日報前資料室主任曾任道(甄供)今日指責星洲日報,在報章上對他所做的指責和事實不符,圖歪曲事實。

他說,目前他面對財務問題,才沒有對星洲日報提出訴訟,他希望大馬華文作家協會能協助他,成立一個法律援助金。

他表示,目前他並不準備接受法律援助金,不過如果有團體願意協助,他則準備接受援助。

甄供也是前星洲「文藝春秋」主編,他主編該版已有十四年。他今日在中華大會堂召開一項記者招待會,發表一項聲明,指星洲日報歪曲事實。

甄供說,星洲日報對他所採取的行動,是一種「迫害」而不是簡單的勞資問題。

甄供說,如果星洲日報職工會仍要為他爭取,他準備接受。

「我對整個事件演變為報館之間的商業鬥爭感到遺憾,我是作協會員,在事情發生後向該團體投訴是合情合理的,換作我是在別家報館工作而發生這種事,作協也一樣會維護文人的尊嚴。」

甄供說,他目前五十三歲,還有兩年就退休,但目前已被迫辭職。

的尊嚴及人權。

「身為一個作家,我並不重視錢財,因此我才會提出辭職。」

甄供說,星洲日報以「抵觸公司利益」為理由對付他,但由始至終卻沒有解釋「公司利益」的範疇是什麼,同時公司也不願聽取他的解釋。

「我不能忍受公司兩次以保安人員監視我,使我的行動受阻礙,我才會憤而辭職抗議。」

演變報館鬥爭 孟沙感到遺憾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主席孟沙說,他對甄供事件演變成兩家報館鬥爭的局面,感到遺憾。

他說,作協由始至終,都是以維護文人為主題,而不是針對某家報館才維護甄供。

「作協在獲悉甄供被迫辭職時,曾兩次要求和星洲日報管理層談話,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星洲日報都加以拒絕。」

甄供 | 星洲日報 歪曲事實

他不知道自己可獲得多少的退休利益。

萌去意念頭被對付

「對這些利益我一無所知。」

甄供說,他編星洲的「文藝春秋」十四年,從未聽聞文人投稿給該報後,受到所服務機構的對付。

「我想我個人在今年萌起離開星洲日報的念頭,而消息又走漏給上層知道,所以會被迫辭職。」

「我在這之前已曾投稿給南洋商報,但卻沒有受到對付。」

他表示,目前他在董總的出版局服務,在這之前他原本有意到董總服務,但最後卻改變主意。

「相信這是受到對付的主因。」

甄供駁斥星洲日報指「孟沙就是南洋商報,南洋商報就是孟沙」的指責。他認為,作協是以維護文人的立場看待這事件。

他說,他因為寫了一篇題為「要有八部天龍精神」的文章,而受到迫害,這已不是一樁純屬勞資糾紛的問題,而是一種污辱作家尊嚴,侵犯人權的行為,也損害星洲日報的優良傳統。

他表示,他憤然提出辭職,是為了解決這種無理的迫害,侵犯作家

孟沙說,即使甄供事件發生在其他報館,作協也會採取同樣的行動,作協是對事不對人。

孟沙指出,作協也將開會討論,是否支持甄供成立一個法律援助金,協助甄供提出訴訟。

孟沙今日出席了甄供的一項記者招待會後受詢時發表談話。

「我孟沙在外不代表南洋商報,我是作協主席。」

較早時,他也發表一篇聲明,表示四月十八日作協針對甄供事件發表聲明,乃依據本會四月十四日緊急理事會方案行事,聲明內容經過多位理事商議,並諮詢本會法律顧問意見寫成,是一份代表作協而非孟沙的聲明,不容歪曲。

同時,孟沙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文學活動,執行作協主席任務,其一切言行,乃向作協負責,完全和其服務機構(南洋商報)沒有絲毫關係。對於星洲日報在報導甄供事的課題上,所謂「南洋商報和孟沙君是二位一體,孟沙君當然是以南洋商報的利益為依歸」,不僅歪曲事實,也是對孟沙和作協理事的一項嚴重污蔑。

為免廣大讀者受到誤導,特此澄清,以正視聽。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二日 中國報

〔吉隆坡廿一日讯〕马华文学界认为，写作人应享有自由投稿的权利。

大部份学界人士对於甄供因一篇文稿投寄别报，而遭到残酷对待的处境感到同情。

郭仁德：
作法不像文化机构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秘书郭仁德认为，星洲日报若认为甄供的一篇文稿投寄别报是抵触公司利益，应事先给予警告，而不是以「先斩后奏」方式来处理此案。



郭仁德



钟正山

自由投稿 —

写作人的基本权利

他说，甄供的罪名尚未成立，星洲日报便采取半薪停职的纪律行动来对付他，该报人事部的作法已经过火。

他说：「在整个事件中，星洲做得不很正确，而且也不像一间文化机构。」

钟正山：
希望以和为贵

针对报界的访问关于甄供离开星洲日报事件，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会长钟正山发表以下书面谈话：

「本人对甄供离开星洲日报事件深表关注。本人希望能有机会深入了解事情的真相，与星洲日报当事人及甄供本人面谈。」

「本人希望各造能以和为贵，以更开明态度看待这个问题，以求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草风：

一生多少廿四年

●吡叻州写作人陈永安（笔名草风）今天对甄供的遭遇，深表同情。

他说，星洲日报因甄供的一篇文章在南洋商报发表，而被逼服务廿四年的雇员辞职，未免过于残酷。

「一个人有多少次廿四年？甄供已将大半生交给星洲日报，却因一篇未涉及报业竞争利益的文章，而被迫辞职，受到这样的对待，甄供很冤枉。」

他说，甄供作为一个写作人，有自由投稿的权利，其向星洲日报提出的三点解释，实在合情合理，但后者不接受。

「该报却没有提出为何不接受的理由，並召保安人员强硬把甄供押走，受此粗暴对待，尊严被打击，谁能忍受？」